

談經

談經卷之二

京山郝敬學　男洪乾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尚書凡三十條

三代以前墳典。至春秋時雜越矣。孔子特加刪正。弟子心通其義者七十人。是時天下學士大夫博學道古。魯國諸生多至三千。周之季年文勝。世運然也。浸淫至於戰國。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傳習。徑竇遂多。荒宕隱怪。縱橫雜種。

種異說雲興。七王割據。俗殊道分。士爭飾其學。詭其辨以相高。而六經被其薄蝕。眞贋始混淆矣。百家蠭涌。議論厖雜。呶聒而不可勝聽。秦皇李斯。一舉而畀之炎火。有激而然。非盡其罪也故昔之僞言。莫多於七國。嬴秦之季。漢因秦禁。六籍荒闇。黔首久愚。目識一丁。輒稱儒生。安車造門。天子師事矣。曩時僞編。皆託塚中壁間之藏。鼠璞雜進。筌竽不分。至於今二千餘年。承訛習迷。蒙而不發。亦爲不善辨矣

六經者。百氏之根柢。經術不明。如五穀種雜。而苗滅裂以報。轉相謡襲。遂不復可簡別矣。如世之爲與爲考爲志爲畧。用力雖勤。源本不清。無適不謬。故書之有古文也。春秋之有三傳也。禮之有周禮也。百家皆已引爲繩墨。據爲根柢。而庸詎知夫所謂繩墨者之非繩墨。所謂根柢者之非根柢歟。自非卓識。焉能簡別

書辭淵塞。詩語清通。故虞書渾樸。其言詩。則曰聲依永。律和聲。喜起之歌。乃有遜習。雅頌訓詁

多周公制作。雅頌明暢。訓誥結澀。蓋主于感者。使人易曉。主于訓戒者。使人深思。夫子謂不學詩無以言。故詩書體異也。春秋戰國以來。辭尚風韻。雖敘事之文。皆有依永和聲之致。夫子作易傳論語。舂容爾雅。清風習習。皆詩之爲言也。然義理含蓄。混沌未鑿。至秦漢以後。刓觚雕樸。文不務實。全尚聲口。此古今文辭深淺華實之辨也

堯典禹貢。其辭簡奧。敘事樸直有體。臯陶謨精

深淹雅。自是上皇風味。古人言語高遠質而愈新。後人極意整齊而反傷氣。有意舒散而反見拙。如商彝周鼎。自然蒼潤。俗工雕鏤。亂眞。識者自能鑑之

書序非夫子作。其篇目眞贗混淆。語多孟浪煩簡不中節。殆周秦間人杜撰。今觀虞書一典。千餘言。括盡兩君二百年盛事。皋陶一謨僅七百言。五臣翊主洪猷。包羅殆盡。非獨文字高簡。亦由古人篤實尚行。寡辭。竹簡篆書。記載煩難。自

不能多。予嘗謂虞書不容更有第三篇。以其希貴也。據序虞書尚有十一篇。借亡則虞庭文辭之多何異秦漢不足信耳

禮記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初不解所謂何獨書爾誣乎及讀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則書之可疑從來遠矣孟子距刪書所纔百餘年簡編已不足盡信宜後世僞作愈盛也秦漢之際去古未遠殘編尚有存者故序中尚多眞目古文二十五篇間有微言要之非完璧矣

而朱元晦謂書不須盡解亦緣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意然朱所謂易解者乃其不必解之僞書而所謂難解者正其删定之原籍然則棄嘉穀而收稂莠也可乎

堯典皐陶謨禹貢三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脉有分段有照應爲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倣其體爲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敷榮非不可觀然一登泰山頓覺丘阜爲小

堯舜一德故二帝併典五臣同心故皐陶合謨

孔書離堯典爲二以補舜典其識已畢別增西
誤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
辨之乎
古聖文辭深奧精密無痕如書與易自是一種
文字孔書極力摸倣而音節匀暢後彩莊嚴已
落近格楊雄作大玄擬易腸胃俱嘔轉覺後塵
之愈遠此聖凡天人之隔也
書不難讀首當觀世代升降與先後治亂次第
分明逐篇文字可迎刃而解王介甫朱元晦謂

大誥難讀且須闕之今若不先理會金縢大誥如何可讀予讀書次第通融所以有得讀易亦然諸公讀易幷序卦以爲無用況肯求尚書次第乎

讀易先讀序卦讀詩先讀古序書序無足觀先考其世代篇目詳其命篇本意乃讀其文字條理血脉自然貫串朱子謂書難曉決無盡解之理緣朱子凡事自末尋本讀書先看文字以爲易簡直訣不先質其世代審其篇目得則爲偶

合。不得則强世代從篇目。强篇目從文字。畢竟不解。解亦多誤。如說金縢大誥。直隔千山萬水解詩亦然。先解文字。後安排題目。焉得不盡改古序。解易亦然。但執文象。都不理會序卦。焉得不疑序卦爲假。講學亦然。先窮盡天下事物。然後致知。焉得不割補經傳

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多不曉。夫既不達聖人之情。焉能解聖人之語。反稱大誥難讀。至欲闕之。前輩識見如此。

應知千古少讀書人

金縢大誥篇次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印證。周公何嘗有東征殺管叔踐祚朝諸侯之事。殺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于解金縢我之弗辟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于解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千古承訛。習而不察。故讀書不可無識也

盤庚大誥康誥等篇。文辭如流雲雜霧。烝涌騰沓。不可摶埴。而自然煙潤孔書二十五篇。丰姿

濟楚如璐石疑玉刻木肖花漸染娬媚之氣古言盤鬱今言清淺古言幽雅今言高華一覽而盡者今人之辭三復而愈遠者古人之辭也古人意思渾厚義理塡塞胸臆欲言不啻口作讀結澁愈玩愈精彩後世文字嘹喨滾滾追逐而來其于脩辭立誠之意索然矣故尚書以伏生二十八篇爲眞古文

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是古時風氣之醇濃也其詰屈少便利是古人胸次

之盤鬱也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也含輝斂彩晶光自爾溢發氣脉斷續而悠遠條邑舒散不用繩削而變態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氣也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鬆泛邊幅整齊曉然如揭日月而行無復昧爽氤氳氣象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知此者可與論道可與論書

孔書與二十八篇良苦較然豈千餘年來無識者蓋以呂易嬴久假不歸而依附聖經攻之則

有投鼠之忌。如讀春秋。明知五霸爲罪人。以其依附三王父重于發難。是以姑息養其蟊賊也湯武不弑君。天下何時底定。千古有相知。湯武非弑君者

朱元晦謂大誥多士等篇。辭語艱澁。如官府行移文字。傳示民間。夾雜俗語。故難解。蔡仲君牙等篇。如今翰林制誥文字。與士大夫語。故易曉按大誥康誥。有何俗語。而偏以語俗人。豈俗人明敏反勝學士大夫乎。學士大夫難解者。俗人

其能解乎。凡訓誥。非對臣民口授。必裁成篇章。經聖人手。雖史官潤色。本聖人口澤。故言多淵懿。神理溢于辭章之外。隱合于胸臆肺腑之中。若出若不出。離離而視之。深沈蒙晦。無迹可尋。會而通之。生氣浮動。温如春。冷如秋。穆如清風。澤如甘雨。紬繹其緒。嚼咀其味。恍然見其心曲。親炙其眉宇。而聆其謦欬。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齊截。自是三代以下。韶秀之姿。語多浮響。意不切題。或先賢記聞。或後

人依託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漢人文字皆揀選材具一字一句疊砌而成古
人文字無邊際無畔岸猶天駕海而來
文字出上古自然深沈有鬱蒼之氣正是未雕
之璞一落叔季膚淺輕揚氣運風會莫知所以
然而然也尚書二十八篇當世即欲不如此作
不得五經皆夫子手訂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
以後文字如論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可知
倘謂有子之徒記述至于春秋周易十翼夫子

手筆。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乎世運。雖孔子欲為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已。二十八篇。眞足爲萬世國史之宗。後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其二十五篇。如伊訓太甲之類。左國諸書。駸駸欲方駕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達者。達其所立也。辭欲達誠。誠如何可達。後世文章。以清利爲達。正是齒牙間喋喋。不與精神命脉相關。心自心。辭自辭。如近代辭賦。何有半語眞實。二

十八篇若康召等誥字字肝膂。潑放簡策上。後儒反病其詰屈不達。未知竟是誰達誰不達也

若傳獨孟子所在七篇中所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篇猶且而少逸。響正與二十八篇文字一律。是微伏書是眞孔書是假。又如大學所引康誥作新民若保赤子。惟命不于常等語。篇內自然脗合。孔書取引語塡補痕跡宛然

孔書伊訓太甲說命君陳等篇禮記學記表記緇衣。多引用其語。蓋記與孔書先後同出。其所

引當世已無全文摹倣補緝非古人完璧也

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縝栗而淵瑟周頌清越而馴雅此二代文質之分也詩既爾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乎若以伊訓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並列先後文質倒置矣

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高宗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更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

病。爲後人按步倣效故其語勢褊側。如室中演
揍四礙不得自由若眞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誕
得縱橫舒展眞覺功沾天地懸隔
愚讀伏書二十八篇。觀二帝同典。五臣共謨。益
信古人制作精深。按周書。知周公無殺管叔事。
益信孔書爲妄作。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秦誓。眞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沈
渾之味。自然處高於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
奧淵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

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遲風味。一一可舉。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並列。眞是千古不平事

夫子刪定之季。周室東遷已久。典籍散亡。計當日所定四代書。亦應不多。伏生所授二十八篇。四代規模已具。恐未止三之一耳。詩比訓誥易于存記。有樂官典守。故三百餘篇具在。書辭澀奥。故伏生所記止此。若二十五篇者。雖多可不至遺忘。亦眞與僞之別也

詩經卷之七一終

談經卷之三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毛詩凡五十四條

六經惟論詩多明法。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故子貢論學知詩，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子夏論詩知禮，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此孔子

說詩之明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故高子問小弁小人之詩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咸丘蒙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舜爲天子瞽瞍非臣如何孟子曰以辭而已雲漢之詩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也此孟子說詩之明法也學者通乎此學詩無餘術矣

三百篇所以高絕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與聖人刪定之旨後人疑序

與詩不似不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正在此自朱元晦不通古序學者謬承師說淺陋梏索無復興致可風

詩序相傳爲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各詩根柢下文皆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非目巧可撰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畧曲盡爲千餘年詩家領袖

至宋儒師心薄古一切詆為妄作秪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為新説今用之尹未敢信其為然也

古人作詩先有題而後有詩未有詩成然後以題強肖者箴銘記贊之類題闕或可據辭標補至于詩義微婉雖事有所本而常託興象外據辭撰題決無此理朱子改序皆先有詩而後有題也

詩序首句函括精約法戒凜然須經聖裁乃克

有此其下毛公申說乍讀似闊畧尋思極得深求之味後人不解詆爲淺陋千古寸心得失自知此言詩所以難也或謂毛公有大小非出一手其父子兄弟轉相發明故傳與序間不合大抵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補序又不如序首一語讀詩惟當以首序爲宗余解詩於序首句加古序曰三字下以毛公曰別之後附朱說參以管見不敢辭其妄也

序者遂也作者有未達之志序以遂之故古序

即詩人之志詩辭明顯序即不及但道詩所未言者與後人所不知者而已朱子於序必責詩中語為徵與古人作序意正相反苟詩辭明徵又焉用序為如朱說依樣葫蘆都似重語尚書序孟浪正坐此雖不用亦無傷若詩無古序則似夜行烏可廢邪

詩別有齊魯韓三家失其傳矣然三家未見古序則其學亦可知也毛公據古序與經傳合而能變通遊演曲暢作者之情千載獨行良非偶

爾朱子一切詆爲鑿空妄說令虛心檢閱自覺古是而今非有識者何敢謾令而背古乎

古序全體春秋之義于凡美刺各舉大綱而不盡之義寄於言外當時作詩詩委具在國史今不可考已毛公序說有所受之亦猶左傳於春秋雖精旨未暢而大畧可據求欲廢毛已爲不可直欲併古序廢之予河漢而不信也

讀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刪詩手澤如新朱子謂序不可信須併三百

篇亦不信始得。如以三百篇爲古。而序爲非古。改從今說。則其錯亂不可勝道矣。國風尚有十五國。以爲別。至于雅。皆朝廷獻替頌爲宗廟登歌。如小雅沔水。改爲憂亂。非規宣王。白駒。改爲留賢。非大夫刺王。黃鳥。我行其野。改爲民適異國。非刺宣王。谷風。改爲朋友相怨。非刺幽王。蓼莪。改爲孝子不得終養。四月。改爲遭亂自傷。非刺幽王。無將大車。改爲行役。非大夫悔用小人。車舝。改爲新婚。非刺幽王。采綠。改爲思夫。非刺

怨曠。隰桑。改爲喜見君子。非刺幽王。綿蠻。改爲微賤勞苦。非刺亂。以上皆如朱說則小雅之與國風何以别乎。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非刺幽王。大雅生民。非尊祖。既醉。非太平。鳧鷖。非守成。假樂。非嘉成王。以上盡改從朱說則雅與頌又何以别乎。民勞。板。改爲同列相戒。非刺厲王。抑。改爲衛武公自作。非刺幽王。崧高。烝民。韓奕。皆改爲贈行。非美中興如此則與風又何别乎。周頌臣工。非諸侯助祭。噫嘻。非祈穀。皆改爲戒

農官。訪落。敬之。小毖。皆改爲成王自作。如此。則與雅又何別乎。魯頌四篇。駉。但爲牧馬。有駜。但爲燕飲泮水。但爲脩泮宮。閟宮。但爲脩祖廟。如此則與風何別乎。若是則三經紛拏如絲。必尼父再生重加刪正。乃可通也

朱元晦詆小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爲徵。不然即斥爲鑿空。若辭類他人他事。即以他人他事代之。惟以切直爲主。作詩如此。但可謂之記事

文字。淺率甚矣。何稱爲主文而譎諫乎。如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大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大姒。若盡責名與事爲徵。則雖二南諸詩。亦鑿空矣。按辭徵事。以校他書。考制度。則可。言詩則不可

二南雅頌。所載文武諸詩。皆作于王業既成之後。故序以文事爲文王詩。武事爲武王詩。非謂其詩。卽作于其時也。朱子據詩中有文武成康字。輒以生前稱謚爲疑。他凡詠其事者。謂卽作

于其時。凡美刺代言者。謂卽其人自作。皆祀高叟之辭

朱子詆前人師說爲鑿空。抑不知已之改作。又何所據循之鑿空耳。第如朱說淺率。其鑿空易如古序深遠。其鑿空難。今試使人暗索爲朱說者。十常八九。如古序者。百無一二。古人鑿空何不就其明且易者。而爲其遠且難者乎。毛公距夫子刪詩所四百年。既爲鑿空。朱子又後千五百年。驁然自以爲某詩非某事。實因某事而作。

此何異李少君過九十歲翁給云我識爾曾王父面孔知者誑而不信也

朱子改古序柢據文辭疑似懸斷大抵淺俗如叔于田刺鄭莊公不教養其弟辭似美叔段遂改爲美叔段將仲子兮刺莊公與祭仲謀殺弟辭似婦人與男子語遂改爲淫奔如序何其深求如朱則委巷之言矣詳見各篇

朱元晦專以史傳質序史傳自與序合然序古而史傳後出以史傳徵序是以黃小徵老人也

如曹風三百赤芾序謂刺共公是也朱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之事此自左傳采詩序辭耳豈眞曹有三百大夫之多乎又如吳札觀周樂先孔子刪詩所五十有九年而左傳所述皆因三百篇次第今不謂左傳附會詩反謂序附會左傳意在排古序求勝耳子云信而好古好而不信則如無好又曰多聞闕疑疑而改作無寧闕諸

朱子謂序無據而揣摩也夫君子善善長而惡

惡經。就使無據穿鑿。揣摩古人之似而入于善無穿鑿揣摩不似而入于惡也。入于善者成人之美。入于不善者成人之惡。故曰過疑從輕。況本無疑乎。如木瓜爲感齊桓公作。青青子衿爲學校不脩作。此何疑也。今不擬以報德之辭。學校之咏。而皆改從淫奔。豈惟瀆亂聖經。亦可謂好成古人之惡者矣。餘難枚舉。附見各篇

不微不婉。徑情直發。不可以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以爲詩。美謂之美。刺謂之刺。徇執

繩墨。不可以爲詩。意盡乎此。不通乎彼。膠柱則合。觸類則滯。不可以爲詩。朱說皆非。此數者于貢論貧富與詩何干。而以切磋琢磨解。于夏論素絢與禮何干。而以禮後解。顧仲尼極加歎賞。謂其始可與言詩。此意二千年來。無人理會。第作頴悟上伎倆。實是三百五篇証盟公案。蓋詩人託興深遠。言語寬厚。抑揚反覆。不可爲典要。理有切合。而辭若矛盾。語有疑似。而志相跌戾。故言詩難也。善解者。通其志而冥合不違者。

執其似而反謬。子貢論學知詩。離而能合也。子夏論詩知禮。入而能出也。離而不殊。合而不泥。入而不執。出而不迕。兩端用中。乃可言詩。世儒于詩。以切磋解切磋。以素絢釋素絢。見關雎。則以爲鳥鬪。羔羊。則以爲獸。讀狡童則以爲蕩子。目靜女則以爲豔婦。膠柱鼓瑟。無一可通。乃有如高叟以怨慕父母爲小人。如咸丘蒙以普天率土爲臣父。至執辭生疑。如朱元晦以古序爲牽強。率意師心。爲易簡直訣。若是則易簡直訣

孰如高叟咸丘蒙而賜商二賢。焉能免于牽强之誚也。故子貢子夏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或曰。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詩三百。何也。曰。此卽孟子所謂不以辭害志也。詩者志也。詩多男女之辭。志不專爲男女發。聽其聲靡靡。而逆其志甚正。故端冕而聽鄭衞。皆雅樂也。苟佚欲情生。凡歌舞皆足以喪志。故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

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君子反情以和
志思無邪之謂也又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
減而進樂盈而反減而能進盈而能反者思無
邪之謂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敬主乎
中而和為終始也世儒不達謂詩多淫辭無邪
思乃可誦詩夫使聖人刪詩留淫辭禁學者邪
思是違曲表而責直影也蓋凡聲音之道和動
為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苟弛而不張雖關雎
鵲巢桃夭摽梅其孰無男女之思而奚必淫奔

之詩也。然則詩多男女之詠。何也。曰。夫婦。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於男女。廉恥莫大於中閨。禮義養於閨門者最深。而聲音發於男女者易感。故凡詩託興男女者。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

讀他書。依憑文字。不中不遠。讀詩守文字。不惟害辭。且乖本旨。如君子偕老。猗嗟。本刺也。而其辭稱頌。楚茨。本傷今也。而其辭道古。小戎。東山。本美之。而無一語贊揚。谷風。本刺之。而無一

語譏刺此類甚多。余子於東山改爲周公自作於氓谷風小戎改爲婦人自作。又如周頌噫嘻據成王二字改爲戒農官。執競據成康二字改爲祭成王康王。按古序以繹令旨殊覺不然

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釆[illegible]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釆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其失自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

意後皆託為其人之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至末章。如明說者。如載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丘。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緜蠻之類。是也。有前敘

事後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其餘可例推。雖或即事直陳。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未有徑情直發者也。後世騷賦。大彷風人遺意。至於近體興而古意盡廢。宋元晦以近體解三百篇。宜其不達耳

詩意深厚。正不貴明淺。或借古以諷今。或反言

以明正。或託其人口吻。以發意中事。或漫無可否。述事以見意。體裁不一。要未有直發者。朱子謂詩本性情。辭無拙綴。不知聲音之道。自然與性情通。歌詠所以養其性情也。歌雅者溫良。歌頌者柔直。故曰詩可以興。此性情之說也。非謂其人自作。即見其人之性情也。人雖暴厲。及其爲詩。必溫厚。不溫厚。即非詩矣。故曰不以人廢言。言不可以信人。詩可以信性情乎。以此論性情。失其解矣

朱元晦云。讀書從眼前說出底便好。從崎嶇說出底便不好。此非至當之論。言近指遠。眼前固好。牽強造作。崎嶇固不好。若以皮膚爲眼前。以深求爲崎嶇。所喪適多。如讀詩與讀易。欲一味眼前胡可得。詩比與易象。欲不崎嶇。胡可得。朱子解詩易。所以兩失也。惟其怕崎嶇。將六經許多義理盡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宋襄公怕崎嶇。戰死于泓。成安君怕崎嶇爲虜于漢。鄧艾如不崎嶇。不能入蜀。李愬如不

崎嶇不能平蔡。天下事。非疎淺迂闊可辨。聖人不為險而亦不失險。乾不為險。而自能知險。諸子百家。所得與六經爭衡者。蓋腐儒迂闊養成之非六經之道本不廣也

詩言寬裕含容本詠一事。而悠游委蛇可以旁通諸經語不可節取。惟詩斷章割句。甲乙皆合。正以其不拘一隅也鳥可與硜硜之士道乎

凡詩比興鳥獸草木。皆取諸目前至近。貴使人人易曉。必無異方奇怪之物。如雎鳩之為布穀

也鳲鳩之爲鸊鷉也愚夫所習見聞故取以爲比世儒不解妄事猜度轉入奇僻傷詩人和平之旨失託興曉喻之意

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于興興者動也故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子亦曰詩可以興凡詩未有能離興者矣興者詩之情情動于中發于言爲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託物爲比比者意之象故大鋪敘括綜曰賦意象附合曰比感動觸發曰興非但歡娛爲興喜怒哀樂

皆本于興。故詩者。性情之道。和人神。協上下。移風易俗。莫非興也。毛傳誤以關雎葛覃之類爲興。而朱子附合其說。謂興者先言他物以興起所詠之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不知先言他物。與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別。自覺難通。乃謂比有取義。興不取義。而不知所謂興者。其實皆比也。如關雎本比。而其所興之情。與所賦之事。已寓於雎鳩二語中。今但謂先言雎鳩以興起所詠之事。及下二句。又不明言所事。而但贊淑女爲

好逑然則淑女所以爲好逑之事已寓言於首二句之中矣安得謂首二句但爲興起所詠而已也豈惟失比之體亦錯會興之義蓋借物爲比不言正意而意已宛然卽比也如樛木首二句比后妃逮下衆妾上附之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詠后妃福履而已又如鴛鴦在梁首二句比古明王愛養萬物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頌君子萬年而已風雨雞鳴喻世亂君子不變之意宛然下文更不及正意但言

已顧見而已餘可類推今皆以為興起所詠之事而所詠之事終不及焉即其所謂興者義亦不成矣朱註以賦比興分配各章愚按三義原非離析也如黍離清廟絲衣閟宮之類本直賦其事而託黍稷衣服宮室亦即是比臣子忠孝誠敬之情即是興又如鴟鴞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庚事即是賦感動成王即是興若裁為一體豈成義理且如後世上林子虛之辭直名為賦豈得謂其中遂無比興乎

比者寓託之義非必兩物切譬爲比但不直斥此事託言于彼者皆是比如關雎鵲巢鳳凰麟趾黃鳥鴟鴞狼跋鹿鳴桃李唐棣黍稷葛藟之類此其親切譬喻者也其他或文字音響物象情景假借附合如采葛以喻讒言蔓引采蕭喻其薰灼采艾喻其爍膚此類皆比之取義者也如載馳之阿丘采蝱蝱一名貝母借作背母思歸之喻也中谷有蓷蓷一名充蔚一名益母借作豐年得養其妻之喻也此類比之爲隱語者

也。如殷其靁之殷。借作殷商。以靁喻商紂之威虐也。采唐刺淫。唐之言蕩也。兔爰閔周。兔之言毒也。雉之言癡也。終南之條。言理也。梅言謀也。他如棣之言弟也。桑之言喪也。棘之言急也。栩之言虎也。新臺有泚。借作頮泚之泚。君子偕老之玼兮。亦借作泚。言可愧也。瑳兮之瑳。借作巧笑之瑳。言可笑也。此類比之切響者也。如清人在彭在消在軸。未必河上實有是地。桑中孟庸孟弋。未必上宮實有是女。彭。盤也。消。散也。軸。旋

也皆遊嬉之喻也庸言賤也弋言引也皆謫淫之喻也此類比之會意者也至如周頌之絲衣因緣于祭鼇小雅之鴛鴦取義于交物此類無古序幾不可解故凡託物皆比而朱子于此類一切以爲發端之語無所取義其疏莽可勝道哉

詩之有比猶易之有象易義難言以象像之詩志難言以比譬之漢魏諸家言易象過于穿鑿及言詩比全沒理會朱元晦所以誤比爲興疎

謬從來遠矣

言詩殊關氣質。元晦性地質直。氣鮮圓通。故言詩殊非所長。詩多託興。必認以為眞。詩多婉言。必改使從直。詩多深遠。必牽使就淺。所以三百古序。無一能解頤者

朱元晦于國風諸篇。語稍涉情致。即改為淫奔。遂使聖人經世之典。溷為諧謔。初學血氣未定。展卷生邪思。環席聽講。則掩口盧胡而笑。至使蒙師為之輟講。父兄不以授其子弟。甚違聖人

雅言之意關係豈淺哉

男女生人至情恆人心緒牢騷常託詠男女而爲女子語常多蓋男子陽剛躁擾女子陰柔幽靜性情之秘鍾于女子最深而辭切婦女最慈柔可風故聖人錄其辭被諸管弦協之音律以平其躁而釋其慾宣其壅而窒其淫所謂綽約操乎剛強因人情而利導之也後之爲詩者不達此旨一切逞爲淫哇之曲去本遂遠而說詩者併詆聖人刪正之辭爲淫詩豈知性情之道

者與

或曰。夫子刪詩。既不錄淫詩。而曰鄭聲淫。何也。夫聲與詩異也。鄭之聲淫。非鄭之詩盡淫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音律爲聲。篇章爲詩。聲生于響。詩成于志。故古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聲與詩之辨也。今據古序以繹志。鄭衞之詩。其何以爲淫詩乎。雖桑中溱洧。志在刺亂。而其詩本非淫也。豈得以辭累志乎。苟不逆志惟辭之似。雖二南之行露死麕。其誰不可

爲淫詩乎。鄭之將仲子。刺莊公。狡童。褰裳。刺昭公。其志本皆正。而其聲靡靡。皆似婦人語。蓋土風化氣。氣化響。豈惟鄭衛。宋音燕女溺志。齊音傲僻驕志。五行皆有淫氣。八方皆有淫聲。而惟鄭衛爲甚。故凡靡麗之聲稱鄭衛。猶今人云楚歌趙舞云爾。豈獨楚有歌而趙有舞與。若謂鄭音即鄭詩。衛音即衛詩。齊音即齊詩。十五國風未有宋詩也。則所謂燕女溺志者。是何詩與。而獨以鄭衛之聲罪二國。誤也。又以聲罪詩。豈不

謬哉樂記子貢問于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
故問賜宜何歌所謂歌即詩也歌有辭而聲
響故師乙舉雅頌言詩舉商齊五帝三王之遺
言聲謂以商齊之聲歌風雅頌之詩猶令人以
南北腔唱樂府辭此聲與詩之辯也鄭康成解
禮不達因記錯簡疑商齊與風雅頌并列爲歌
則是以齊爲齊風商爲商頌矣據本文云商爲
五帝之聲商人傳之齊爲三代之聲齊人識之
與雅頌何涉混歌聲爲一類世儒遂指二風爲

淫詩所由誤也夫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宜有之然旣經刪正焉得復在三百十一篇之內不然夫子所刪者獨何等詩乎

詩三百聖人所以鑒往懲來未有事無所指者若事無所指何以分十五國與大小雅之正變古序犂然如指掌而宋元晦一切詆爲附會但依辭泛解浮浪不根全失刪定之意

六經所爲重以道非以辭也世多良史而春秋爲宗非春秋能窮於史漢也世多騷雅而三百

篇爲宗。非三百篇能攻于屈宋也。則其所重可知也。是非不足以訓。美刺不足以風。則三百篇猶之詩耳。朱子謂詩不必皆美刺。如古序言詩。靈龜寶鑑。萬世常新。如朱子言詩。揚葩振藻。嘲風弄月耳。聖人奚取焉

詩皆古賢達聞人。感事託興。勸善遏惡而作。苟不關法戒。聖人不錄。三百皆治亂興衰之蹟。不獨爲歌舞之節耳。朱子拘于論語正樂雅頌得所之說。專以樂歌論詩。偏改古序。然則詩之爲

經。只如後世樂府俳唱之用而已。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詩三百皆可弦歌。如關雎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先王盛世徽音。義正辭雅。故借作樂歌通諸朝廷邦國。鄉射食饗。皆借用之者。詩不足故借也。若詩本爲樂作。卽宜各自爲章。何至互相假借。詩本不爲樂作。而言詩者。定以爲樂章。誤也

古人文章深厚。但據事鋪陳。是非美惡在不言

之表。三百篇多用此體。二雅獻納。時有明諍顯諫。雖頌告宗廟。如訪落敬之小毖諸篇。亦是代口鋪揚。夫子作春秋。全用此體。故自謂無毀與。後世以鋪敘爲記事。外加譏讚。自是三代以後淺薄之體

詩自文武成王。下至幽厲。十五國諸侯之事。正變俱載。美刺并存。以爲萬世法戒。非徒葩藻而已。王迹熄。霸圖張。東遷以後。朝廷無制作。國史無紀錄。善惡不彰。臧否混淆。五霸之事。無詩可

觀於是夫子乃作春秋故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千古知詩無如孟子朱元晦謂古序所記世代興衰時政美刺一切皆妄然則詩豈無關世教者與

天下古今治亂理之是非事之得失一定不可易然執理據事言出興戎何也氣悍而辭倨則無言不讐惟詩之爲言也委蛇從容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聽者足以興是以士君子立言於詩取則焉夫子教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其作

春秋皆本風人美刺之意。其刪詩也。明好惡。辨邪正。稽理亂。與春秋相爲終始。幽厲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非在春秋。春秋記諸侯之亂詩紀諸侯治亂之跡。春秋記天下無王。詩紀文武幽厲爲王之事。春秋記禮樂僭亂。詩考正朝廷宗廟禮樂。凡詩之所存者。皆史之所遺也。如節彼南山。則知幽王用尹氏。十月之交。則知任皇父。鼓鍾淮水。則知有東遊。楚茨大田。則知野荒年饑。裳裳者華。則知絕功臣之祿。桑扈則知

君臣飲酒喪儀其得失可考然言雖怨而無訕謗不平之氣與春秋無毀譽正同詩微而顯春秋顯而微詩善言而春秋之言善也世儒不達謂詩不皆美刺詆古序為鑿空豈不誤乎

近代說詩主朱而絀毛其說春秋主胡而絀左與公穀謂左公穀附會而不知胡之附會尤甚也謂毛為鑿空而不知朱之鑿空愈遠也蓋春秋易簡而胡鑿求之深詩深而朱反求之淺二家之癖正相左也不若移其深者曲以繹詩易

其淺者平以覩春秋則兩得矣苟春秋不盡翦其繁蕪則繳繞而不明詩不深求其本初則枯寂而無味故說春秋宜更新說詩宜反古愚故以直解春秋而以原解詩也

胡康侯之言春秋也鑿朱元晦之言詩也固康侯不執褒貶之例則不識聖人之是非元晦不執譏讚之辭則不信詩人之美刺夫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所以妙于法也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所以妙于情也

風雅頌皆周人一代詩耳虞夏非無詩而當時大師掌記惟當代制作緣周家祖孫父子兄弟聖哲子弟師父兄有餘故周道尚親而夏商之禮廢而不傳遭際然也夫子每歎二代無徵删詩之末繫以商頌亦覺周道之未廣耳

二南諸詩古序皆不指文王大姒但言后妃與諸侯夫人大夫妻可知作者之志本爲託興以風非專紀大姒之事而作也先儒謂王者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得之矣事不必

間有無。但領畧其情景意象。自然可風。如卷耳草蟲之類。事愈近而義愈遠。芣苢之類。辭愈淡而境愈眞。甘棠摽梅之類。情愈迫而言愈緩。如鏡中看花。水中看月。谷中傳響。可以冥合而不可以迹尋。凡詩皆然。而風爲甚。風皆然。而二南爲甚。通于二南。詩思過半矣。朱元晦解詩逐篇問爲某人。徵某事。全失風人之意矣

二南可爲不可但讀之而已也。讀則誦其辭而辭不可執。論其世而世不可考。質其事而事難

定局故夫子教伯魚爲周南召南爲者得其意而實體諸身心之間者也
詩有正變以稽治亂也正風雅未嘗無變風雅未嘗無正寧獨風雅有正變頌亦有之鄭之緇衣衛之淇奧容非正乎周南之與豳其地同其世未遠君明臣良而有豳容非二南之變乎頌之有魯也非頌之變乎或曰二南以後之風多稱變何也曰五方風氣有偏沴習尚有漸染惟聖人爲能轉移故風多變而有正者文王之

化也雅宜正而有變者幽厲之失也頌無不正而有變者叔季之僭也故三百篇皆明感大戒與春秋相終始也

三百篇次第閒有參差始載馳衛懿公詩也乃在文公之後清人鄭文公詩也乃在忽突之前葛藟平王詩在桓王之後皇皇者華遣使臣詩在四牡勞使臣之後周頌酌賚桓般武王詩在成王訪落敬之小毖之後然而風雅頌各得其所無傷也若一一檢校曲生異說失之愈遠

十五國次第自秦以前質諸舊聞參以管見不中不遠矣或謂聖人未必有深意如二南首風王次衛下豳居篇末魯不附列國豈得謂無意乎

風止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掌故所存暨刪定所留止此耳而以槩方內諸國皆可知已國大而無風者唯魯宋楚魯禮樂僭王故削其風而存其頌宋禮樂仍先代故存其頌而闕其風楚自春秋幅員半天下不可定爲一國而二南屬

文王故南國包楚矣三五以降東南有王氣詩亡而騷作者楚材也三户存而眞人出者楚產也聖人前知如神刪詩與脩春秋之意同也三詩始風中雅終頌何也凡詩皆風也尹吉甫作雅曰其風肆好頌亦可知矣故風首六義風散成俗化俗成雅雅者正也以維風也雅化則從容和平動天地感鬼神詩斯至矣故終之以頌也

六義首風何也風者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風

先王所以化民成俗也。風之為物。有聲無形。可披拂而不可把捉其入人也微而婉。故聖人巽以行權。風也。學者通乎風。即雅頌易入矣。雅頌可為典要。而風周游六虛者也

詩自有不須題者。如後世十九首之類。比物託興。婉轉不定。而以題擬之。亦莫不皆肖。抑有有題而詩不全似者。如屈平之楚辭。唐人之感遇雜興。泛濫引諭。不可指據。泥文生解。實不必解也。故說詩非必執題。賦比與興合。文辭與志合。

即妙達風人之旨矣。朱傳失之

或謂予詩解大畧。予惟原夫作者之志而已矣。夫詩志也。志明即辭易曉。予云興于詩。詩有興。猶易有象也。象在辭外。興亦在辭外。興者情之動。如哭死者而數其事。可哀不在事而在哭泣之情。詩可以興。亦猶此也。後儒以託物爲興。苟不託物。其無興乎。禮云。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其失也愚。高叟咸丘蒙執辭遺興。所以愚耳。古人引詩。不必本事。不必泥辭。貴興而已。不得其興

辭雖詳與性情無涉故無興不可以爲詩待意
斯得興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古之詩
皆志也後世之詩皆辭也詩所以爲絕學也
或問三百篇與今詩同異曰三百篇雅也今詩
鄭也溫柔敦厚爲雅慆蕩凌厲爲鄭天全自得
爲雅粧綴俳比爲鄭五音合和爲雅四聲切響
爲鄭古言四五爲雅近體六七言縱橫揮霍如
唐人歌行豪放不羈皆鄭也雅平也鄭重也鄭
者鐵冈之國五方人語咻雜而成鄭非必盡土

風也。凡聲音壯浪。凄苦搖拽。叫號不平。皆謂之鄭。自風雅久湮。漢人作俑。武帝好文。一時辭臣如司馬相如輩。競奇吊詭。變倖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郊廟樂歌。亦用新聲。三言煩數。似符呪隱語。其鼓吹鐃歌。用方言雜綴成曲。好事者喜其新。尊爲古樂府體。風雅于茲大壞。迄六朝以後郊廟之歌頗有佳篇。反自遜以漢人爲不可及。古耳食。智愚同病。其若之何。蓋天地之數成五。而漢樂三言急促。彈歌二言。後人承風僞

作也魏以後詩五言夫音之有五天則也而經
用四言者所謂樂盈而反賤鄭而貴雅也後人
遂截爲四聲以求切響亦惟鄭爲然耳
詩本性情溫柔敦厚聖人教人以言而和順于
道德之自然也三百十一篇皆經夫子删正協
之管絃是謂雅樂逮乎騷興而雅變忠貞發于
天性令樂猶之古也漢擬爲辭賦競巉奇險[illegible]
意中衰下迄魏晉五七言步驟古而多風流六
朝加婉麗論者詆爲卑弱唐人專主氣格近體

作而雅俗混淆矣夫性情之道罔象則得謀野則獲如澤中之雉不蘄畜之樊中詩與騷皆非有所規倣而作也至唐人以詩課士擬以題目律以對偶限以聲韻局局蹐蹐性情之音盡矣故其放也叫號讙呼其怨也悽苦愁慘維心傚氣馳逞飛揚悉由近體生故詩盛于唐亦壞于唐可與知者道耳宋元小辭柔情艷麗靡曼斯極風愈下矣迄于今家稱作者蹈襲雷同皆以任放爲風雅浮淫爲才情同聲者許爲我輩术

訥者斥爲俗人侮世釣名相訹以利士風大敗而世道隨之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亦不足觀而況雕蟲瑣瑣者與故古之明道在學詩今之學詩貴聞道也

詩者聲音之道八方不同語聖人作爲文字以同天下之聲字有定形而聲多旁溢拘文字雖齊聲音文字有限而聲音轉注微茫無字可用或數音互換一字或數字合切一音學究之家分別細瑣而方音人語口齒喉舌輕重疾徐終

干難齊要在識聲音之志與文字之理而已明其理文字可隨意變通逆其志聲音可以闡象求也古人諧聲用字自我作古非如字書之拘拘然爾讀詩不逆志不通理執點畫形象既不能盡考古人之文而四聲平仄未必盡合古人之音諧聲應律存乎通方難爲典要也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芼讀莫樂讀洛相叶或芼讀冒樂讀傲叶亦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華讀花與家叶或華讀敷家讀姑叶

亦可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天讀汀與人叶或人讀然與天叶亦可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霾讀離來讀釐思讀西或霾讀埋思讀鰓與來叶亦可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鏜讀湯兵讀邦行讀杭或鏜讀撐兵行各如字叶亦可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讀迭與桀叶又桀讀甲與怛叶亦可民亦勞止第四章愒讀器泄讀異敗讀備大讀第又愒讀歇泄讀洩厲讀拉敗讀北

大讀德亦可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陶讀由叶因或讀𣓯叶陶亦可他皆可類推古詩叶韻但彷彿不必切合如思樂泮水言采其藻一章四聲兼叶藻上聲蹻入聲笑教皆去聲谷風第五章不我能慉德𩏂育覆毒皆入聲售去聲讎平聲氓第五章勞朝平聲暴笑悼皆去聲猗嗟末章變平聲婉選反皆上聲貫亂皆去聲鳲鳩首章前三句入聲後二句平聲之類至于用韻之四句二韻隔句叶者爲多如嘒彼小星三五

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星與征叶東與公叶之類有一章五句首尾四句隔叶中一句不叶如卷阿首章之類有一章六句二韻隔叶如瞻彼中林之類一章八句二韻隔叶如桑柔第三章國步蔑資之類有全篇皆四句二韻隔叶如周頌雝之類首尾叶中二句自相叶如生民末章于豆于登之類有一章八句六韻第一句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與第六句叶第四句與八句叶如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

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音守與有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與奪叶）之有一章六句第二句與五句叶第三句四句與六句叶如葛覃首章之類有全篇首二句分二韻前半篇叶第一句後半篇叶第二句如周頌有瞽設業設虡以下六句叶瞽喤喤厥聲以下五句叶庭有句讀不叶但中間數字頻挫相叶如生民第三章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但取寘之字之平林寒冰數字相

叶耳。有兩字連叶。如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魚網之設。鴻則離(歷)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皎皎白駒。賁然來(力)思。條枚調饑離之。戚施白駒來思皆二字連叶也。至于文字聲音假借尤多。除一字四聲相通者不論。其餘以旁音借讀。如釆讀取友讀以左右芼之芼讀友之之類。服讀北。寤寐思服輾轉反側之類。夜讀遇。豈不夙夜畏行多露之類。老讀魯。與子偕老執子之手之類。下讀虎。宗室牖下有齊季女

之類南讀林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之類驅讀丘載馳載驅歸唁衛侯之類哉讀賫已焉哉天實爲之之類母讀米畏我父母無折我樹杞之類兄讀香畏我諸兄無折我樹桑之類馬讀姥忘無服馬洵美且武之類英讀央尚之以瓊英充耳以黃之類夕讀削齊子發夕簟茀朱鞹各之類華讀敷顏如舜華有女同車之類雙讀松冠緌雙止曷又庸止之類干讀千出宿于干飲餞于言之類逝讀哂歲聿其逝日月其邁之類恤

讀丟。日月其慆。職思其憂之類。繡讀肖。素衣朱繡。白石浩浩之類。者讀渚。見此粲者。綢繆束楚之類。好讀學。維子之好。羔裘豹褎之類。風讀分。鴥彼晨風。鬱彼北林之類。野讀汝。七月在野。八月在戶之類。稼讀故。十月納禾稼。九月築場圃之類。冲讀稱。鑿冰冲冲。納于凌陰之類。嘉讀戈。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類。斯讀蓑。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之類。家讀姑。曰予未有室家。予所蓄租之類。年讀林。于今三年。烝在栗薪之類。儀

讀俄樂且有儀在彼中阿之類殆讀底式夷式已勿小人殆之類翩讀彬緝緝翩翩謀欲譖人之類丘讀欹猗于畝丘作爲此詩之類艱讀勤其心孔艱不入我門之類怨讀月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之類東讀當空讀匡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可以履霜行彼周行之類賢讀形我從事獨賢大夫不均之類穉讀杵勿害我田穉秉畀炎火之類殄讀帖瑕讀紇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之類疚讀其來讀離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之類

偕讀已近讀豈適讀以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之類男讀林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之類國讀亦聊以行國士也罔極之類牧讀力于彼牧矣維其棘矣之類怠讀體勿俾大怠不醉反恥之類又讀怡室人入又以奏爾時之類此類甚多皆臨文變通隨聲轉注不爲典要自沈韻出近體與而古意斬然今之字書大抵拘泥沈韻牽强附會未可全憑也篇內音釋聊舉其似不求葢合讀者變而通之可也

談經卷之三終